

大秦帝国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大秦将军

第一卷

孙皓晖。策划 张述。著

再现大秦帝国统一与灭亡的铁血历程
解读名将王翦与霸王项羽的三代国恨家仇
《大秦帝国》作者孙皓晖郑重作序推荐





大秦将军

第一卷
王于兴师

张述◎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将军 / 张述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513-0641-6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7471号

大秦将军

作 者	张 述
责任编辑	党 靖 闫 瑛
封面设计	张 栋 高 薇
版式设计	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陕西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	1430千字
印 张	83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641-6
定 价	14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邮政编码 710086

历史烟雾中的千古名将

孙皓晖

一

在中国古典文明史上，秦始皇时代是无可争议的巅峰。

那个时代，统一了中国，统一了中国文明，给我们民族创建了亘古不朽的统一文明生存形态。在那个时代，始皇帝君臣组成的中央政治集团，是我们民族结束分治而鼓荡统一大潮的轴心。他们永恒的历史光焰，不但在于统一中国与统一中国文明的不朽伟业，而且在于他们所集中体现的那个时代的伟大的人格精神。

从历史事实看，始皇帝确实是一个“善结人，善激发”的空前伟大的政治家。在他有效执政的30年中，强臣名将云集，社会雄风弥漫，国家力量丰厚扎实，统一战争排山倒海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始皇帝终其一生，不曾杀害任何功臣名将，不曾制造任何对战败国平民的黑色屠杀风暴；不立皇后，不立太子，限制皇族，不行封建；奋发勤政，夙夜辛劳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奔波巡视在平川山海之间。始皇帝如此，他的同道集团也如此。

他们强烈关注的焦点，始终是文明创制，始终是建设国家，始终是法治天下，始终是镇压复辟，始终是反击外患；没有阴谋政治，没有集团倾轧，没有吏治腐败，没有人治泛滥。历史地看，那个时代实在是中国文明史上的“太阳风暴”时期，太阳大明，逼得后世多少历史家不敢开目而视。

二

在那个太阳时代，军人将帅阶层是一片最为耀眼的燃烧区。

在那个最为耀眼的燃烧区里，有两束最为明亮的光焰。

这两束光焰，是王翦、王贲这对父子将星。

在秦军的黑色铁流中，王翦是当之无愧的灵魂。王翦比始皇帝君臣至少年长10余岁，为人又厚重沉稳，故此，秦王待王翦以“师礼”。统一战争期间，王翦

率秦军锐士正式出师，连灭赵、燕两国，又在李信败战之际临危受命，率举国兵力南下，一方面以“田舍翁”的平庸姿态不断向秦王请求封地封侯，以平息有可能出现的“国疑”；另一方面，又以强大国力为基础与楚军长期对峙，并最终在将近一年的对峙后一举击溃楚军，追杀天下名将项燕，俘获楚王，一战灭楚。

后世军事史家对王翦的赫赫战功无不认同，但对其统兵作战的特点却长期云山雾罩，实在是一大缺憾。可能的原因是，王翦统御大兵团作战的特点，是以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为基础的。这一洞察力，就是王翦充分认识到了历史条件的变化——此前是争城夺地，是国家实力大争，故而是歼灭敌军之战；而今，是统一中国，是人皆我民，故而只能实行摧毁其政权前提下的击溃战。是故，王翦统军临敌，筹划周密，几无错断，条件不成熟绝不轻战，宁可对峙，也要保证一战灭国，其高明的实质该当在这里。

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灭亡六国之后，王翦又以暮年壮心，统军南下整合岭南，将广袤的岭南成功化入中国文明。至今，我听到广西兴安县民众骄傲地宣称他们是秦军后裔，是米粉的最早发明者，而且有独一无二的米粉饺子！我都会止不住地热泪盈眶。

武成侯王翦，应当是征战劳碌病逝于岭南的。

一代璀璨将星，就这样在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前离开了。

王翦葬于故乡频阳（今陕西富平县），在“美国千顷”中长眠了。

三

王贲，是王翦的儿子，才不下其父，名动天下。

始皇帝的三公九卿制中，王贲是第一任太尉，位列三公。由此足见，王贲的军政才能是极其出色的。灭国大战期间，王贲轻兵袭楚，旬日连拔10城，又水战灭魏，陆战灭齐，平定韩乱，追俘流亡燕王，灭赵国流亡政权（代国）。军功之巨，王翦之下无人能出其右。合理推断，王贲与始皇帝年岁相当，该当是坦荡刚烈，如风如火，敢言能事，遇事辄有担当；与始皇帝之君臣情分，尤过其父；与蒙恬、李信等军中少壮，无不肝胆相照。

王贲死于盛年，史料无其死因，至为遗憾。

王氏传奇，既在父子皆一代巨星，又在第三代之悲剧。

王离，是王贲之子，王翦之孙。此前始终与蒙恬、扶苏戍守九原。胡亥赵高李斯“三人团”发动政变之后，接连密杀蒙恬、蒙毅兄弟。为平息秦军骚乱不

满，“三人团”抬出王离，使其承袭王翦爵位，又做了上将军，统率九原30余万守边秦军，奈何王离并未久经战场锤炼，在与章邯合兵剿灭复辟后的六国旧军时，既不敢调动全部边军压上，又不能违背良心拒不援助章邯军。

终于，少将军王离惨烈地战死于巨鹿之战，被项羽杀了。

随着王离战死，九原秦军崩溃。岭南赵佗部的最后一支秦军，又不能脱身于动荡不宁的岭南三郡。于是，大悲剧终于发生了……

四

张述的这部《大秦将军》，就是写如上历史传奇的。

我与张述结识，缘于一群年轻人创办的“大秦帝国网站”和“大秦帝国书友会”。他们朝气蓬勃，他们多智好学，他们热烈，他们敏锐，他们激情，他们像一簇在风中抖动抗争的火焰，吸引着我，也感动着我。与他们交流交往，使我对年青一代产生了“少年中国”的激荡性认识。我相信他们的才华，更认可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。他们都有些许的放任，些许的脆弱，些许的偏执。但是，他们是“礼崩乐坏”乱象中一道明亮的风景线。看见他们，就看见了我们民族的希望。

故此，当太白文艺出版社党靖社长动议约我以王氏三代为题材而创作《大秦将军》而我无暇抽身时，我推荐了张述。其间原因，不仅在于张述有过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，也不仅在于张述有文字功底。更为主要的原因，在于张述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，有潜力的人才。在既往的种种交流中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张述对某些战国人物的评价理念与我是不同的，譬如对商鞅做人风格的评价。我也知道，张述有一些中国传统文人的通病——灰色的悲伤的论史情结。但是，我更清楚地知道，张述是个智慧青年，有悟性。在多年的交往中，我体察到他的心灵，他的史观，他的灵魂的阳光性，都在一步步地摆脱时尚病态，都在日渐坚实，日渐厚重，日渐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。如此一个青年，我们何求其成熟老到，何求其与我一致？没有初战，就没有大将，就没有成熟。能够从不同角度写出历史伟人的风采，不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百家争鸣吗？

果然，张述在经过思考之后接受了创作任务。

张述辞职三年，写成了100余万字的《大秦将军》。

首先，张述的坚韧精神是值得我们激赏的。但是，对于初次攀登高峰的青年英才，我们的激赏不能仅仅立足于写作的艰难。更为重要的，社会要看作品本身

如何。对于这部小说，我与一直为本书忙碌的太白社总编韩霁虹的看法是一致的：不断渗出的奇幻情节，充满了当代青年对历史的理解与想象力；宏大而不乏细腻，结构的把握也比较到位。客观地说，由于司马迁的史观误区，王氏三代的本传篇章太少，重大节点皆语焉不详，尤其是王离史料更少。基于这样的资源条件，张述的这部处女长篇大作，出手已经表现出了比较出色的文学虚构能力与历史逻辑的推理能力。初作如此，其后自知。

当然，这部作品也有较大的提高空间。譬如对战国秦帝国时代社会生活的展现有所不足，作为长篇小说灵魂的整体篇章结构，也还有值得锤炼的地方，以及还没有锤炼出自己独特的语言谱系。凡此等等，读者自有评判。

太白者，启明星也。太白文艺出版社能在2000余年的历史烟雾中选定如此一则文明功臣题材，足见其破晓目光之敏锐，足见其引领历史文学创作之大志。此心此举，堪当大贺！

祝贺张述。

祝贺太白文艺出版社。

2013年冬于南海积微坊

楔子 逐日

公元前 231 年孟夏的一个深夜，一队车马由秦国王城渐次驶出，向着咸阳南门辚辚而去。

夜晚并未使这座战国第一大城完全失去活力。那宏阔巍峨的王城，那毗邻王城的大片官署，那外城的道道城门，依旧是车水马龙。那永远陶俑般伫立在城门口官署前的仪仗甲士们，没有在暮色中显露出任何懈怠之色；那永远奔波往回来去匆匆的官吏信使们，没有因夜色而放慢自己的步伐；那一卷卷一捆捆堆积在案头的文书竹简，也并不比白日里减少半点。整个秦国的各大官署依旧照常运转着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，永远没有停顿歇息。

这是两千年前的战国末期，持续了数百年的战乱已近尾声；中原大地互相攻伐的诸侯们，已由周初封建时的数百个减少为一强六弱七大战国，对它们当中最为强大的秦国来说，这一年是秦王政十六年，他们的年轻秦王未满而立。

急促而齐整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迅速传来，咸阳南门当值的卫卒甲士未及细看，一队队黑甲骑士已手擎火把，簇拥着一辆辆轩车从宽阔的城门中涌动而出，穿过横跨渭水的那座巨大白石桥又向东折去，如一条灯火长龙般消失在秦川的暮色中。卫卒们知道，这些骑士都是秦军中最为精锐的铁鹰锐士，专门负责秦王出巡时的护卫与警戒；而端坐在那一辆辆轩车中的，当是长史蒙毅等一干新锐大臣，疾驶在最前边、最是高大坚固的那唯一一辆车则是王车，整个天下有这般气势的仅此一辆，属于他们的年轻秦王。

车中的秦王全无睡意。他将目光投向窗外，借着月光和绑在王车四角的火把，看到原野中的田畴、村舍、林木、溪流乃至远方只能依稀分辨出轮廓的山峦，都在急速向后退去。几年间无数次出巡，早使他对窗外的一切无比熟稔，可纵然如此，他依然近乎贪婪地望着这片大地。百余年间，成千上万庶民国人耕耘拱卫着这里，这里见证过那次奠定了秦国强大根基的商鞅变法，也见证过那场决定了秦国一强独大的长平之战；而今，这里又将见证一场旷古罕见的功业。

想到这里，秦王将头微微探出车窗，一个深深的吐纳，夜晚凛冽清冷的空气使他分外振奋，当即高叫了一声：

“阿高，再快！”

“诺！”驾车的少年内侍赵高抿嘴一声呼哨，手中的马鞭在空中甩出一个鞭花，随着一声清叱，四匹王车骏马同时仰头齐声嘶鸣，车队的其他驾马也齐刷刷地一同应和，愈发精神抖擞地狂奔起来。

重新缩进车里，秦王政再度望着夜色中的关中沃野，心头已回荡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：

“臣王翦启稟陛下：关中秦军尽数齐集，敢请陛下移跸杜县观兵，以壮军威……”

东面连绵群山背后微微泛起鱼肚白时，车队已抵达了位于咸阳东南的杜县，秦国最大的校军场便坐落于此。校军场外的原野上，黑压压一片的秦军已肃然列阵，方阵最前端是一员由一队高大身影簇拥着、须发灰白的老将，他魁梧的身材直如一尊黑塔，黝黑脸庞虽面无表情，阅尽人世沧桑的双目却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。眼见车队已至近前，他率先拱起双手，一声略显苍老却中气十足地高喊：

“假上将军王翦，恭迎我王！”

“恭迎我王！”王翦身后，万千将士们响亮的应和声沉雷般地回荡在原野上。

“见过王老将军！见过各位将士！”将士们的吼声刚平息，秦王政的高大身影已挺立在辎辂车上，他遥遥拱手深深一个大礼，语气中难以压抑的兴奋，紧接着跃下王车，快步赶到王翦面前。

“多日不见，老将军更见矍铄了。”望着对面王翦那苍老却神采奕奕的面容，秦王政欣慰地笑了。

王翦却没笑，望着秦王布满血丝的双目，轻声感慨了一句：“陛下却是瘦了。”

“陛下连日操劳，此番前来，两夜未合眼了！”一个带着笑意的年轻声音从秦王身后响起，一对英武的年轻人缓步上前。两人面貌颇为相似，显是兄弟，开口的那位略显年少，文臣装束；稍长的那位则一身戎装，满面笑容。说话间两人一同上前，向着王翦齐齐拱手：“内史郡守蒙恬（长史蒙毅）见过假上将军！”

“二位世侄也来了。”王翦同样笑着还礼，“只是尔翁（你父）尚在关外，蒙恬赴上郡前不能一见，诚为憾事。”

“日后也可重聚，国事为大！”蒙恬朗声笑道，“王贵何在？”

“在！”随着一声粗重喊叫，一员年近三十的大将从人群中闪现，同样躬身拱手：“后将军五大夫王贲见过陛下！见过郡守长史！”话音刚落只觉两肩一紧，抬头看时，已经与秦王满是鼓励的目光对视了。

“兄弟！”秦王的双手紧紧拍在王贲肩头，却只简简单单说出这一句。王贲古铜色的粗犷脸庞上隐约荡漾起一丝笑意，对此的答复却只是深深点头，与秦王一样都再没吭声。蒙氏兄弟对视一眼又同时会心一笑，都知这位上将军之子与秦王相熟多年，此时任何话语都显多余。

“陛下，三军将士俱已就绪，敢请一阅！”王翦大手一挥，王贲忙大步归队，身后大将们也随之呼啦一声齐齐分开，让出了一条甬道。

“可！”秦王只觉一股豪气由心底陡然升起，在王翦的引领下，与蒙恬蒙毅王贲等人穿过整齐的方阵，登上了高耸的云车。

旭日从东面山峦背后缓缓升起，金色的曙光点燃了天宇，染黄了山峦，照亮了大地。已变得碧蓝的苍穹之下，极尽开阔的青翠原野上，黑压压的秦军方阵如同暴雨将至的沉沉苍穹，如同浩渺无边的茫茫北溟。松林般密密匝匝的根根长矛直刺向天空，盔甲盾牌兵刃在曙光中闪耀着万点寒芒，一面面色彩各异的大旗在晨风中呼啦啦掣动着。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脚下则是一架架大炮连弩巢车云梯层层叠叠，森然干霄。

除却旌旗的猎猎掣动声响，整片原野鸦雀无声。

“军容整肃，老将军将才可见一斑！”望着脚下的茫茫人海，秦王政拍打着面前的栏杆，轻声赞道。

“练兵有成，非因王翦一将之才，实乃上下所欲者同。”王翦饱经风霜的脸庞浮起一丝温淡笑容，“闻听我王观兵，将士人人请战，请陛下训示三军。”

秦王政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清晰响亮的秦音陡然从云车顶端飘荡开来：

“列位将士，今日观兵，寡人心下感喟！自周室东迁、秦人立国至今六百年间，我等与戎狄战，与匈奴战，与列国战，与天地战，艰苦不知几多，危难不知几多，几灭者数矣！然我秦人终是生存了下来，传承了下来，更强大了起来；自孝公商君变法至今，我大秦历六世七王，无数国人不懈耕耘征战，方才换来如今之虎狼强国。今日寡人眼前之秦军，军容威武前所未有，已然是六百年来最为强大之雄师，唯有这般将士，日后方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，方能盘整华夏创建新政！既如此，寡人目下明告众将士：我大秦扫灭六国、一统天下之征途，自今日始！”

“扫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；终息战乱，重铸文明！……”黑压压一片的人海，

骤然响起山呼海啸般的轰鸣。

秦王举起手中的长剑，直指东方那一轮朝阳：“东去杜县四百里，乃我大秦东面门户函谷关，此关之所在，便是桃林高地。人言上古之时，夸父逐日至此干渴而死。人或言夸父之死徒劳无益，寡人却以为，夸父是为造福天下苍生而死，是为追逐心中那一轮红日而死，堪称死得其所。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，皆死于此，商君如是，武安君如是，如今我等亦当如是！我等亦当追逐自己心中那轮红日，为逐日而死，死而无憾！”

“死而无憾！死而无憾！死而无憾！……”无边无际的人海，回声久久应和着秦王政的誓言。

当整片谷地重新安静下来时，金根车上再次传来秦王的声音：

“大战当前，寡人当为三军拜将！长史，宣王命！”

一片鸦雀无声中，蒙毅年轻的声音回荡了起来：

“秦王政十六年书命：原假上将军王翦擢升上将军，专司东出灭国大战。兹授王翦虎符右半，得调关中关外秦军三十万。秦王政十六年。”

“臣王翦领命！”王翦一声短喝，极是清晰。

秦王从蒙毅手中接过一只黄澄澄铜函，双手递给王翦，朗声一句：“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，今六国不臣，愿将军帅师应之！”

王翦双手接过铜函打开函盖，看到函中横卧着半只铜铸伏虎，漆黑虎身上镌着一行错金铭文：

“兵甲之符，右在君，左在杜。凡兴兵被甲，用兵五十人以上，必会君符，乃敢行之。……”

王翦的大手拂过黑沉沉的虎身，那无比熟悉的冰冷光滑之感便随之传来。他知晓这是秦国最高规格的兵符，秦王将这枚兵符交给自己，便意味着将整个秦国交给了我，想到这里心下不禁一阵感慨，随即将手伸入腰间革囊，掏出另半只形制相同的虎符，双手将两处剖面对在一起稍一用力，只听“叮”的一声，两半虎符便嵌合在一起，赫然拼出了一只正在飞奔的猛虎。

“我王，诸位将士！”王翦双手将虎符高举过头，声音虽不大，却是掷地有声，“王翦誓为我华夏之一统，为我文明之融合，报效终生！”

“上将军万岁！”望着那枚反射着金光的虎符，整个校军场沸腾了。

“不得，无返！”王翦苍老有力的吼声，盖过了所有将士们的欢呼。

“不得，无返！……”万千秦军之中，王贲的粗重吼声第一个响起，紧接着这短短四字便传遍了整片原野，久久地在一个个方阵中翻滚回荡着。每当士

卒们离开家乡、即将奔赴战场时，无论父亲对儿子、兄长对弟弟、妻子对丈夫，都会说出这句誓言——不能立功，莫要回来！这是百余年前开始在秦军中流传的誓言，那时商君刚开始变法，秦国时时刻刻面临着强大魏国的威胁，几乎已滑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；而今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，秦国已不复当年的积贫积弱，即将去开创亘古未有之空前伟业，骤然听到这句久违了的誓言，谁能不心潮澎湃？

聆听着响彻云霄的老誓，秦王王翦心底不约而同浮现出一句嬴秦部族中流传多年的预言，那是一百三十余年前，面对着当时的秦献公，骑牛西去流沙的老子留下的：

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……”

第一章

十五从军征

1

“你等从军，所欲者何？”

“俺为填饱肚肠！”

“阿翁死在赵人手里，俺要报仇！”

“俺不欲务农，别个又不知做甚，便来从军！”

“俺不愿来，阿翁逼俺来的！”

“俺欲挣个爵位，光大门庭！”

……

“王翦，你所欲者何？”

“俺……俺不知……”

……

眉头猛地一挑，睡梦中的王翦陡然睁开双目，却只望见一片黑暗。他的目光不甘地上下打量，终于望见了来自军帐中燎炉的星点光亮。

仿佛迷惑于自己身处何方，躺在军床上的王翦一动不动，仔细倾听着，当一下下金柝声从远处遥遥传来时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明白自己依旧睡在中军幕府

的后帐中。

从军床上坐起来，王翦披上战袍，几步踱到燎炉前，拾起一旁的火钳，在炉中拨弄了几下，于是即将燃尽的炭堆重又腾起了火舌，照亮了那张须发灰白、沟壑纵横的面孔。

望着燎炉中重又旺起来的火焰，王翦想起数十年前自己还是个寻常士卒时，在军中度过的那许许多多夜晚。白日里的操练征战结束后，他常如目下这般，和同袍们围坐在营地中的篝火前，或高谈阔论，或开怀畅饮，或大快朵颐，或唱着那首《无衣》的军歌。只是多年过去，篝火依旧燃着，身边的同袍却早已换了不知多少茬，身边的面孔总是在变，总是令自己感到陌生，偶尔有几张熟悉些的面孔，也总会在不久以后消失，再也见不到。于是如今枯坐在火前的，只剩下了自己。

不知是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故，秦王回咸阳后的许多个夜晚，那些支离破碎的往事碎片都会从王翦心底泛起，倏忽闯入梦中。这些碎片，有的来自频阳老家的儿时岁月，有的则来自他经历过的惨烈战事，有的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从何而来。而这些碎片中，最令他刻骨铭心的，便是方才梦中的那两句话：

“王翦，你所欲者何？”

“俺……俺不知……”

回味着这两句简短的对话，王翦眼前缓缓浮现出一张面孔。这是个年轻人的脸庞，目光如眼前的火焰般明亮，和每个秦军猛士一样，充满了坚毅、无畏与豪情，王翦似乎看到他望着还是个少年的自己，带着爽朗的笑容问：“王翦，你所欲者何？”

他记得，这句问话是在自己从军的第一天听到的，此后的四十年间，这句问话也不时从他心底泛起。

王翦老家在内史郡的频阳县，祖上数代都是本分农人。传到他这一辈时，父亲本意是要他务农，但王翦少年心性，不愿如父亲那样终生土里刨食，而依当年商君定下的耕战国策，寻常秦人若不务农便须从军。自幼好兵事，又一心想在外独闯的王翦，就这样在傅籍（登记为丁）后入了伍。

王翦记得，从军时自己不过十五岁，还是个结发未冠的少年。当自己随着其余四十余名新卒站在那位年轻屯长面前时，所有人都直勾勾盯着屯长胸前铠甲上的那处徽记，那是一只振翅飞翔的黑鹰。显然，这位只有二十一岁的屯长，已成为了举国不到五千人的铁鹰锐士中最年轻的一员。王翦已从其他老卒口中听说过，秦国新军自孝公时期成军以来，能在同样年龄取得同样成就的，只有

一个人。

那便是他们的战神，武安君白起。

屯长叫司马靳，是名将司马错的旁支，国尉司马梗的族侄。得知其家世后，新卒中响起一片赞叹，众人对这位年轻屯长的钦佩有增无减。司马氏的祖上是著有《司马法》的司马穰苴，而司马错也是秦国历史上仅次于武安君的名将，是故司马这个姓氏早已同穆公时期的百里、子车等姓氏一样，广为秦人熟知。也正是这位年轻屯长，向他们提出了那个日后久久萦绕在王翦心头的问题：

“你等从军，所欲者何？”

新卒们逐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

“俺为填饱肚肠！”

“阿翁死在赵人手里，俺要报仇！”

“俺欲挣个爵位，光大门庭！”

“俺不欲务农，别个又不知能做甚，便来从军！”

“俺本不愿来，阿翁逼俺来的！”这个回答引起了一片哄笑。

……

“王翦，你所欲者何？”司马靳笑着问。

“俺……俺不知……”十五岁的王翦张口结舌。

司马靳略有些意外，笑了笑，随即目光炯炯地望向其他新卒们：“无论何故，弟兄们肯来从军，便是好样的！然司马靳仍有话说。你等谁挥得动这柄剑？”他举起手中佩剑，平举至新卒们面前。

众人轮番试了下，个个叫苦不迭，这是专门用作练兵的重剑，比一般的步卒佩剑沉重了许多，寻常人休说挥舞，便是提在手中都很勉强。新卒们固然个体魄强健，挥动起来仍颇为吃力。王翦虽举了起来，但马上便吃不住劲撒了手，“哐”地一响，重剑随之没入了脚下黄土中，足有小半截之多。

望着龇牙咧嘴的新卒们，司马靳哈哈大笑，来到王翦面前单手拔剑出土，又缓步来到一旁的试剑桩：“你等看好！”突兀间一个大斜劈，新卒们但见一道黑影闪过，只听一声“咔嚓”，碗口粗的木桩已应声而断！

“彩！”人人兴奋地大喝。

司马靳回剑入鞘，正色道：“这便是司马靳要说的第一句：无论从军所欲者何，你等第一先是要身手扎实。若无实力，纵有万丈决心，也甚事都成不得！先要挥得动这柄剑，方能说立功复仇等诸事，你等知晓了吗？”

“知晓了！”新卒们齐声答道，其间又以王翦的声音分外响亮。

.....

王翦的戎马生涯，便是从结识司马靳开始的，而几个月后的阏与之战，更使两人命运就此绑在了一起。那一战是秦国东出数十年来最惨重的失败，名将赵奢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魄，率领着胡服骑射后强大起来的赵军，硬碰硬地一举歼灭八万主力秦军，司马靳率领的那个屯，五十人更足足战死了四十八个，只剩他与王翦，也都身负重伤。撤军的金声响起时，眼见几个月来朝夕相处的同袍一个个倒下，少年王翦悲愤难抑，甩掉铠甲便要冲上前去拼个你死我活，却被司马靳一把揪住。

“放手！俺要杀回去！俺要报仇！……”少年王翦近乎疯狂地嘶吼道，涂满血污的面孔已完全扭曲。

“撤军了！”司马靳瞪着血红的眼睛也吼道，“想抗命么！”

王翦拼命挣扎着，却还是被司马靳一步步拖走，情急之下猛地低头，在攥住自己胳膊的那只大手上狠咬一口。司马靳一声大叫，不仅没松手，反倒举起握剑的另一只手向王翦额角给了一拳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王翦当即眼前一黑软倒在地，人事不知了。

醒来之后，他发觉自己已躺在了军床上，负责救治的医士告诉自己，若非司马靳冒着被俘之险把自己生生扛回，他当真要像其他那些新卒般，第一次上阵便有去无回了。

“屯长，何必救俺……”病榻上重伤的王翦，艰难地翕动着嘴唇，“慷慨赴死，本我秦人本色……”

“死不旋踵，绝非一味杀伐。”一旁的司马靳脸色铁青，“此番败战乃庙堂失算，明明日后还可弥补，却还去送死，不是一错再错么？”

“然……”

“若我等都如你这般，打了胜仗也是杀敌一万、自损八千，几仗下来便无兵可发，还谈甚东出争霸？”

王翦闭上眼睛，缓缓别过脸去。

“你日后若真做大将，便当知晓，兵争非一己私斗。”司马靳的语气和缓了下来，“我等出生入死，为的不是好勇斗狠，是最后胜果；我大秦四处征伐，也不该是为杀戮毁灭，却是以战止战。”

“以战止战？”王翦惊讶地睁开眼，轻轻把头转了回来。

“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止战，虽战可

也。”司马靳平静地说出一句王翦无比陌生的兵谚。

“……何意？”

“此乃《司马法》名句，也是司马氏族训。”

“打仗便是打仗，杀人便是杀人，何能以战止战？”王翦迷惘了。

“当今天下，秦国最强，战事最多、斩首最多，六国都将我秦人骂作虎狼，说我等残暴嗜血。然天下战国，哪国没征战杀伐？铁血大争数百年，流血漂杵、杀人盈野，无一日安宁，可谓虎狼遍地。若想消弭兵戈，唯我秦国灭尽六国、吃掉其他虎狼，方能还苍生以太平，这便是以战止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王翦，第一日见你等，我曾问过，你等为何从军，你不能答；如今呢，为了甚？”

“给自己挣爵！给弟兄们报仇！”王翦这次的回答极是痛快。

“那你可知，我从军为何？”

“该是光大门庭？”

司马靳淡然一笑：“我为的是，安国全军之将道。”

“安国，全军……”王翦喃喃念叨着，一时却不明所以。

“罢了，你先养息，日后再与你细说。”司马靳笑着站起身来，“小老弟，我只叮嘱你一句：日后若想出息，想当大将，便不能只知杀伐，为将者，智信仁勇严皆不可缺，勇之于将，只为数分之一；若要像武安君那般做一代名将，更要眼放长远，要懂得安国全军之道，知晓了？”

“……知晓了。”王翦似懂非懂地答道。

燎炉中的火焰已渐渐黯淡下来，王翦丢下火钳，站起身，裹紧战袍，缓步踱出幕府大帐外。

睡意随拂面的夜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王翦沿着幕府前的羊肠小径走了百十来步，站在一块高地前鸟瞰四方，整个大营尽收眼底。此时的营地一片沉寂，点点风灯簇簇庭燎点缀在黑暗中，唯有右手数百步外一座大帐依旧灯火通明，隐隐传来说笑吵闹与觥筹交错声，王翦知晓，那是蒙武秦腾等自关外赶回杜县议兵的老将们，与麾下那些年轻将领们在彻夜痛饮，儿子王贲也当在其间。他们毕竟多年未见，今夜放浪形骸也属情有可原。

听着那时隐时现的说笑声，静静望着这片自己无比熟悉的营地，王翦长出一口气，喃喃自语：

“四十年矣……司马靳，你若仍在人世，若能亲见秦国东出，却不知该做